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程憬 著 顾颉刚 整理

陈泳超 编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程憬 著 顾颉刚 整理

陈泳超 编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程憬著;顾颉刚整理;陈泳超编订—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8421-9

I. ①中… II. ①程…②顾…③陈… III. ①神话—研究—中
国—古代 IV. ①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508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著作责任者: 程 憬 著 顾颉刚 整理 陈泳超 编订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421-9/1·23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11 印张 35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

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序

顾颉刚

我们从小读书,读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只看见古代有很多的圣帝明王、贤人隐士,却看不见人民群众,更看不见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神话传说。因此,一般人都不觉得中国古代有过一段神话时期。1913年,章炳麟先生说:“中国素无国教矣。……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驳建立孔教议》,《太炎文录》卷二)他以为中国没有宗教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同别国的国民性不一样,所以别国有宗教而我们会得没有。把他的话演绎开来,就是别国有神话而我们古代可以没有,因为我国的国民性只注意日常的生活技术,凡是没法实验的神怪空谈都是不相信的。这种思想不但章炳麟先生有,凡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人都可以有,正和以前因为考古工作者只注意铜器和碑刻,使得一般人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内都认为中国古代一向用的是铜器,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石器时代,和别国的历史不一样,有极相类似的见解。

然而这种想法毕竟是要破产的。自从地质工作者在勘探矿藏的偶然机缘里发现了仰韶文化的遗址之后,直到现在,接二连三在每一省里都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经各个博物馆陈列了出来,如果谁再说中国没有经过石器时代,就可判定他是一个没有常识的人。神话固然不像石器一般,可以在土里把原物发掘出来,

然而外国的神话既经传入中国,读古书的人只要稍微转移一点角度,就必然会在比较资料里得到启发,再从古代记载里搜索出若干在二三千年前普遍流行的神话。第一个做这工作的人是夏曾佑先生,他在清末先读了《旧约》的《创世纪》等等,知道希伯来诸族有洪水神话,又看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有洪水神话,于是联想起儒家经典里的洪水记载,仿佛是一件事情,他就说:“洪水之祸实起于尧以前,特至尧时人事进化,始治之耳。考天下各族述其古事,莫不有洪水。巴比伦古书言洪水乃一神西苏诗罗斯所造;洪水前有十王,凡四十三万年,洪水后乃今世。希伯来《创世纪》言耶和华鉴世人罪恶贯盈,以洪水灭之;历百五十日,不死者惟挪亚一家。最近发见云南傈僳古书,亦言洪水,言古有宇宙干燥时代,其后即洪水时代,有兄弟四人,三男一女,各思避水,长男乘铁箱,次男乘铜箱,三男与季女同乘木箱,其后惟木箱不没而人类遂存。观此则知洪水为上古之实事,而此诸族者亦必有相连之故矣。”(《中国古代史》,传疑时代,禹之政教)他似乎主张文化一元说,以为这个神话是由某一族传播到各个民族的,而中国亦其一支。他又从这种资料里看出各个古国都有关于远古时代的神话,当时掌握这些神话的是宗教家,所以说:“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无所始,然言其所始,说各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宗教家者,随其教而异,各以其最古之书为凭。世界各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等各自有书,详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而我神州亦其一也。顾各国所说无一同者;昔之学人笃于宗教,每多人主出奴之意。……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同书,传疑时代,世界之初)他说明了对于远古情状的观察,古人和今人的意图是绝对相反的。他的《中国古代史》大约出版于

1907年,这些话从现在看来固然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思想界上则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使人们陡然认识了我国的古代史是具有宗教性的,其中有不少神话的成分,而中国的神话和别国的神话也有其共同性,所以春秋以前的传统历史只能当做“传疑时代”看,不能因为它载在儒家的经典里而无条件地接受。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思想解放,有些人读古书时就想搜集我国古代的神话资料,要从儒家的粉饰和曲解里解放出来,回复它的本来面目。程憬先生在这个时代的要求下专心致志,工作了二十年,写成这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他把他的研究的结论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地的开辟和神统,说明了世界的出现和帝(上帝和人帝)的统治;第二部分是神祇,说明了天神、地祇、物彪(魅)(精怪)、鬼和他们所居住的天上和地下的情况;第三部分是英雄传说,说明了在我国古代神话里占主要地位的人物射神后羿、农神后稷、工艺神埴、音乐歌舞神夔和启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和希腊神话非常相像;第四部分是海内和海外纪,从巫歌和《山海经》里说明了古人对于广大世界的实际知识及其幻想。又附录三篇,讨论《山海经》这书的性质和在《山海经》里面的许多神话人物的地位及其关系。他所运用的资料,以《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为主,而遍及于各种古籍,并总结了解放以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程憬先生费了极大的气力做这组织贯穿和批判解释的工作,因而使得中国古代的许多神话获着了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可以大致掌握中国古代神话的整个面貌。我们可以说:夏曾佑先生开始发现了这问题,而程憬先生则是初步解决了这问题。我所以说初步,并不是有意压低程憬先生的成就,而是因为一个人的学力和时间终究有限,决不可能把某一种学问里的每个问题都研究妥帖,尤其在一部创造性的而又系统化的著作里留待他人研究之处必然更多,待到将来,工作越来越深入,直接资料 and 比较资料愈找愈丰富,方法和观点也愈后愈精密正确,在既有

的基础上建设起一种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人们看了这部书一定会感觉他写得很平凡,像我们现在看夏曾佑先生在五十年前所说的一样;但我们须知任何工作的开创阶段是最困难的,这部书必然可和夏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永远为人民所记忆。

程憬先生不幸,他已于1950年逝世了,年未五十,正当可以大量发挥工作能力的时候,无疑是我国学术上的一个损失。他的爱人沙应若同志把他的遗稿送给我,嘱我替他整理出版。现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接受此稿,编入丛书,从此程先生的一生心血及其成果可以贡献给人民了,我们都非常快慰。今值付印,匆促写成这一篇序,作个简单的介绍。至于这部书里有些可以商讨和补充的地方,只要我将来有时间,还可就我的学力来仔细批评一下,补入再版或三版的书里。

一九五八年五一劳动节

后记:

今年,值先父诞生100周年纪念之际,我编著的《顾颉刚年谱》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社科院文学所马昌仪同志致力于神话学研究多年,她由《年谱》中得知,先父于50年代曾为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作序,而此书后未能出版,便与我联系,知此书之排样及序文还得以保存,即来借读,读后认为值得发表,乃先将序文推荐至《博览群书》。

先父撰此序时正逢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无日不处在自我检讨之中,他在4月29日日记中曰:“近日事情这样忙,而民间文艺会犹必令作神话研究序文。在热烈运动中强作镇静,殊为苦事。”因此,这篇在当时甚为不合时宜之文难免不带有那个年代的气息。

顾潮 1993年6月

自序

我们的古代有神话的,有系统的神话的。从现存的古籍中仔细的去搜集,谨密的去考订,我们敢这样的说。这本书便想证明它。虽然所引征的还不能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但勉强可说已把我们的古代神话,古代的神话系统之全貌素描出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相传的关于远古的史事——说得肯定一点,即洪水时代及那个时代以前的史事,都是神话;所有的人物如黄帝、尧、舜、禹、稷等等,都是神话中的人物。他们,以及附依于他们的故事虽多已历史化,或哲学化,但我们用比较分析和批评方法,去剖开他们的表皮,还能显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来。

这个远古的“神话时代”,这些古老的故事,在我们眼中看来,虽似荒妄,然制作这些故事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却以为是合理而不离奇的。他们深信这些故事的真确,而一代一代的传述着。他们不只是爱听爱讲而已,实则他们的生活及信仰同这些故事已发生一种不可分解的关系。他们不是为了闲暇的消遣而讲而听,他们看这些古老的故事,实与那些虔诚的教徒之视《圣经》中的离奇而不合情理的传说为神圣而真确的旧闻一样。

神话的世界为一神迹的世界,其中神与半神的英雄活灵活现,所行所为,无一不光怪离奇,惊人魂魄,动人心趣。这种人物,说他们不是凡人罢,却与凡人无二,有爱憎,有情欲,有生死病老,且不时往来人世,喜则和好,怒则争斗。“民神杂糅”(《国语·楚语》),不可分辨。说他们是凡人罢,却又不同于凡人,他

们能变化,可永生,具有超人的意力;且自成神国,歧视凡人,不可登入。民神不杂,界限甚明。总之,在这“神话时代”,神人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那些神是凡人所敬礼的贤圣,那个神的世界是凡人所艳羡的世界;同时,那些神的行为既多与凡人有关,则神的历史自然亦即是人的历史。故二者之间似可明辨,而实又模糊难分。

我们的远古确有这样一个“神话时代”,确有这些朴素而荒唐,美丽而伟大的故事,且已杂合而发展,成为系统。我在这书里将引导读者诸君进入这个时代,去欣赏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去周游一个奇离古怪,可羨可咀的世界。

神的活动舞台是这宇宙。神在这宇宙中活动成群结党,争彼斗此,事迹是层出不穷,正同人世。故这书的第一部,以此对象为主题,叙述这宇宙的开辟和神的起源,家族以及神代的大事。

据古昔的传说,最初,天地未形,明暗不分,一片萋暗冥默,无形无状。那时,统治这幽冥世界的为浑沌。如是者很长久,有二神出生,经天营地,别为明暗,而浑沌死。这二神叫做重、黎,是天帝的儿子。他们分离了天地,复在地的八隅布置了八座山,撑持着天,天遂不下坠,再和地连合起。他们又创造了物和人,完成这个开辟的工作。

一说,浑沌治理这幽冥世界很久后,自己生产了天地。天地既生,自相配合,生了雷风,生了日月,生了山泽,于是这世界乃成为今状,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天地又化生人民。但另一说,人民的化生乃是出于天(上帝)和诸神的合作。

天地既生,这世界的统治大权转入天帝之手。他们命令他们的子女分主这天然现象的一部分,各有职司。他们是群神的父母,同时,又是群神的帝后。群神对于所司具有支配的权力,然不能超越天帝,必须接受天帝的命令。这神国就是由这神族构成,而君临这宇宙,支配自然的现象,专制人物的命运。

又据古昔传说,与神族同时混生的尚有一巨灵族。他们的躯体巨大,多力,好斗成性,专与神族为敌。他们屡次与神族“争帝”,夺取统治宇宙的大权。黄帝与蚩尤之战,就是两族第一次的“争帝”之战。巨灵族的蚩尤,作兵,伐黄帝,经过一场恶斗,蚩尤被杀,黄帝始取得帝位。和平不久,巨灵族复起来和神族为难。神国又受到一次严重的威胁,几乎弄得国亡族灭。而且这次的祸,还影响到人类,甚至这宇宙都被破坏一部分,弄得世界成不了世界。至今盛传的大洪水故事,就是产生于这时代的。

巨灵族的共工起来与神族争为帝,怒而力触不周之山。那山是在西北方,承天的八柱之一。天柱折,地维绝。天向西北倾,地朝东南斜;天崩了,地裂了。同时共工之臣,九首而蛇身的相繇,复吐发洪水,四海滔滔,民皆上丘陵,赴树木。于是人世大乱,猛兽鸷鸟,纵横上下,食弱民,攫老幼。幸赖神族的禹,能征惯战,奋起抵抗,流共工,杀相繇,才算保全了神族。

这是天地开辟以后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神族统治宇宙的大权虽算保住,然而这世界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式了。这世界是需要再造了。神禹和他的妻女媧便负起这个重整乾坤的责任。苍天已破,女媧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天柱已折,女媧乃断巨鳌之足以立四极。洪水滔天,神禹赖龙之助,以尾画地,而导水东注;地裂山崩,神禹遂掘土积石,以湮洪渊,以为名高。于是苍天补,四极正,洪水涸,九州定。天成地平,世界始复成今状。

乾坤虽已重整,人类还是不能安居。因为人类虽得平土而居,然草木畅茂,鸟兽之迹交于中国,时受侵害。于是后益下降,烈山泽而焚之,逐除狡虫;后稷下降,教民稼穡,树艺五谷。狡虫逐,五谷熟,而民人乃生乃育。然后神人安狎,大家再过着康乐的和平生活。

第二部是以神灵为对象,分别叙述神灵的行事。依照古人的分类,神灵可分为天神、地祇、物彪(魅)和人鬼四类。这是顺

依神灵的性质而分配成。颇可归摄古代主要的神格,且能显示他们的位次,比他法较为稳当,所以依从它。

最先,我们描写神们所经营的天地。相传上天是圆的,而下地是方的。那圆的上天是如一物罩,盖覆着这方的下地。天有九重,分九部,去地约五万里。日月星辰是系在天上的。天上有河,称为天汉。天汉之流,注于渤海之东的无底之谷。天帝便是住在这穹苍之上。上有广峨奇丽的宫殿。天有九关,皆有虎、豹执其关扃,凡人是不能上去的。天宫虽为天帝所居之处,然有些天神亦是住在那儿。诸神虽不全居于天上,然确为他们乐游之处。地分九州,有大海环绕着百川东流,和天汉一样,皆注入那无底之谷中,故永不溢。海中有山,浮于水面。因为山之根无连着,故常随潮上下往还。后帝命海神巨鳌举首而戴之,山始稳定。群山诸川皆有神灵住着。下地形势,西北积高。其地有山名昆仑,是天下最高大之山。自古相传为“神明之隩”。昆仑积高,最近于天。其虚方八百里,上有宫殿,为天帝的下都,虚有九门,有开明兽守之。又有醴泉,饮之不死。天帝常大会百神于此处,或张乐宴会,或集议处事。

天神中之尊贵者为日神。日神为天帝之子。古传他驾龙辇,载云旗,穿青云衣,服曰霓裳,以巡游天空,十分神气。他操木弓,举长矢,以射天狼。那天狼,传说是主侵掠,极贪暴的星。日神是一位英伟威严的英雄,而铲凶除恶,自属英雄应做的事。

四季之神亦是大神。司春之神为勾芒,鸟身而人面,面状正方。他主司生长,故古又称为司命之神。他好乘玄云,陈风雨,巡游下界。他能锡人寿,使子孙茂,故古人甚崇拜他。司秋之神为蓐收,人面而白毛,虎爪,执钺。他主司杀戮,故古又称为刑神。司夏之神为祝融,兽身而人面,驾两龙。他是火的神格化,故古又称火正。他的光明被四海,但性情却喜怒不定,爱恶无常,故能为人福,亦能为人祸。司冬之神为玄冥,鸟身而人面,践两青蛇。冬季严寒,故这神的性质亦冷酷的。他是代表寒冷的

自然现象。而寒冷若水,故古又称为水正。水能克火,故古禳火于玄冥。

雷神为丰隆,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其音隆隆。他与日月争光,天上大神之一。他穿五彩之衣,驾云龙之车,周游六合之内,来去疾骤,不可意度。风神为飞廉,鹿身,头如雀。他和雷神一样,一居于雷泽,一宿于风穴。他游于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内。性平和时,叫人心爱;发暴狂时,使人怕。

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故山神中以岳神的地位最高,他是大神,当百神集会于昆仑之宫,议论国政之时,他是常发言,且甚得天帝的信任的。在地祇中,除了岳神,是以河伯的地位最高。河伯名叫冰夷,不像岳神之庄严方正,是一个风流浪漫的角色。他的艳史颇多。他住在从极之渊。他的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紫贝作阙,而朱丹其宫,异常美丽。他的身躯伟大而多力,曾用手擎开华山,用脚踏崩襄山。他好浪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登昆仑,乐而忘归。他好女色,曾因追恋洛嫫,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致丧其左目。他又好货,曾入楚子玉之梦,而索取其琼弁玉缨,曾强挟澹台子玉之臂,而劫取其千金之璧。但他亦有不可磨灭的事,曾授禹河图,助禹治水,并兴师助殷王上甲微,以伐有易。他是一位神中的大英雄。

水神中有一洛嫫,名叫宓妃,她的貌美,又善修饰,加之性情浪漫,不知惹起了多少神人爱恋。她爱上了人间的大英雄羿,然而河伯亦在追逐她。结果,发生了一场恶斗。胜利是属于羿,她遂嫁给了他。羿和她的情爱甚浓,日康娱以淫游,生活是异常的安愉。不料羿之臣寒浞,也爱慕她的美丽,遂设谋杀羿。浞既杀羿,遂妻宓妃,生浇及豷。她既人尽可夫,故古代的诗入常以她来做托以咏情求恋的典故。

初民深信此离奇而难解的世界中,除了那些威力强大的神祇,还有无数的精灵,也都能祸福人类的。他们幻想那深山、幽

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都隐藏有这种可怕的东西。这种自然精灵，古人称为物彪(魅)。古传夏时曾铸鼎以像这些物彪(魅)，使民知避。如山精夔，人面而猴身，能效人言，见人便笑。如水怪龙，一头而两身，其长八尺，呼其名可以取鱼鳖。如泽中的委蛇，紫衣而朱冠，常捧其首而立。如丘墓之精狼鬼，能化为飘风，善与人斗不休。因为处处有怪，可为人害，于是斩妖擒怪的故事遂产生。羿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他得到天帝的彤弓素旂，斩妖擒怪，扫除民害。他死后，遂为宗布神，国家祭他，人民祀他。

人死为鬼。这鬼，在古人看来，乃是精灵，住在另外的一个世界。这鬼的世界是在地下，名叫幽都，不比人世，是一个幽昏而冷惨的地方。主司这幽都的土伯，是一牛身虎首而三目的怪物。他挺着一对锐利的角触害人魂，他伸出涂满血渍的手追逐人魂，异常的可怕。

人中，有三种人死后不入此幽都的。第一是人王，他死后上登天国，“在帝左右”。第二是有功烈的人，死后亦成了神祇，不受土伯的管制。第三是国殇，他们死于国事，死后归于天上，也成了神灵。

第三部是英雄纪，叙述英雄的故事。这种英雄故事，其形式与性质大略与神话相似，故亦称为英雄的神话。这种神话中的英雄，从这方面看，他们是神；从别方面看，他们又是人。他们的英伟的品性，巨大的功业，长留于人们记忆之中，成为民族理想的英雄。我们的古代，各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都是属于这一类 的故事。

据古昔的传说，人类在那场大洪水的惨劫中差不多都死亡完了。他们的种族多半是起源于大洪水之后。他们的始祖都是些治水有功的英雄神，他们都是那些英雄的子孙。夏人最初的先后是禹。禹的父为鲧，是帝之元子。鲧因治水无功而被杀。禹继起。禹是一位天降的英雄，神通广大，能变化，善法术。他

不但平定水土，奠高山大川，且曾杀巨灵，征三苗，干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大事。他为人类除害，足迹遍于天下。东边到过日出之谷，扞天之所和黑齿之国；南边到过交趾之国，炎火之山和不死之乡；西边到过积金之山，奇肱之国和三脸一臂之乡；北边到过夸父之野，海神之所和狗头之国。任何人迹罕至的地方，他都走到了。他的儿子名叫启，是他的妻化为石后，从石里钻出来的。启是一位乐神，又是一位巧匠，也不是平凡的人物。相传他乘两龙，云盖三层，巡游天下。

商人最初的先后是契。他是玄鸟降生，长大而佐禹治水，颇有功。他是一位文化神，始作书契的。相传洪水平后，民人安居而无教，近于禽兽。帝命契负担教育的责任，使民人相亲相爱。

周人最初的先后是稷。他是姜嫄和上帝生的。相传他生来便知稼穡。洪水平后，他教民人树艺五谷。他和禹一样最为民人所崇拜的。

姜族最初的先后是太岳，这位岳神，性情方正，知人多谋，克厌帝心。他佐禹平治水土，甚有功。

嬴族最初的先后是益，也是洪水时代的一位英雄神。洪水平后，他烈山泽而焚之，狡虫死，民人生。

祝融八姓的故事亦很多，其中尤以后羿的神话、传说最普遍而久远。后羿是夷方的先后。夷方为妘姓，祝融八族之一。这羿在古代神话中，是一位半神的英雄。他为火神的后裔，五岁时，父母与之入山，留在山中。长大后，多力，善射。他一生的故事甚多。他曾奉帝命，为民人除害：上射十日，下杀猼狁，又诛凿齿，斩九婴，缴大风，断修蛇，擒大猳。他多情，爱上了洛嫫，而和河伯争斗。他希望不死，向西王母请得不死之药，然不能固藏，被姮娥所窃。他喜游猎，好射大狐，终为狐精所暗算。狐精假寒浞之手，用桃棗将他击死。

关于人类的生活技术及风俗政制的发明与厘定，古人都是以出自神或半神的文化英雄之手。所以这一类的神话，古代颇

多。如耕稼猎牧,有稷的故事,柱的故事,叔均的故事,有伏牺的故事。如取火,有燧人的故事。如工艺,有巧倕的故事、般的故事、胡曹的故事和番禺的故事。如音乐歌舞,有一足夔的故事、启的故事和长琴的故事。如图书历岁,有苍颉的故事,有作历、作岁、占日、占月的故事。如风俗,有制作嫁娶的故事,有立社的故事。如政制,有鸟纪、云纪、水纪、火纪等等的故事。如巫医,巫有不死药的故事,有行施法术的故事。

神话是初民知识的积汇。其中含有初民的哲学思想、科学态度、道德观念、宗教意识以及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事实。它的本身又是初民的文艺创作。而所有后来的发展,事实上又皆以此为直接基础,皆可溯源于此。故想深切的了解一个民族的古代——古思想,古制度和古文艺,换言之,要了解一个民族的人文史之全貌,无疑的必须熟识一个民族的神话。神话的研究,为研究古代的事物,或一般人文史的不可缺之最初工作,其重要可知。在我国一切均在草创的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开始,距离成功之时尚很远。必须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